

# 西施,一个凡间的童话

■张加强



太湖一带很有些关于古代美女西施的传说，因为西施的过程永远牵扯着吴越百姓。

“吴王亡国为倾城”，吴国败亡，后人公认西施是大功臣，西施从此被看作是“色情女间谍”，看作祸国的“尤物”。后人说她“藏机歌舞，玩虎狼于股掌间”，更有人赞她是身吴心越“未几而相国委弃于秋风，元子凄号于夜月，姑苏付之烈焰”，极力推崇她为灭吴首功。唐代美女诗人鱼玄机说得更玄：“吴越相谋计策多，浣纱神女去相和。一双笑靥才回首，十万精兵尽倒戈。”

于是，史家都要回避，《左传》、《国语》、《史记》均无她的记载，后汉的《吴越春秋》里也只有短短数语，只说是苧萝山的卖柴女，被选中后教了三年宫廷礼仪，献给吴王。明代剧本《浣纱记》里有西施在吴亡后随范蠡出逃太湖的事，戏剧的创造，不足为历史依据。《墨子》关于西施的文字虽只短短七字，因墨子时代离吴越之争不远，大概是可靠的，不过内容却是局限：“西施之沉，其美也。”译成现代语，西施被沉水处死，其原因是她的美丽。

杜牧说：“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鸱夷本是皮制的口袋，看来西施被装在这口袋沉水的。然杜牧似乎不愿面对这样的结局，希望随夫君远行。一个越地农村美丽的姑娘，只是由于美，成为吴越两国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一个对美的摧残的悲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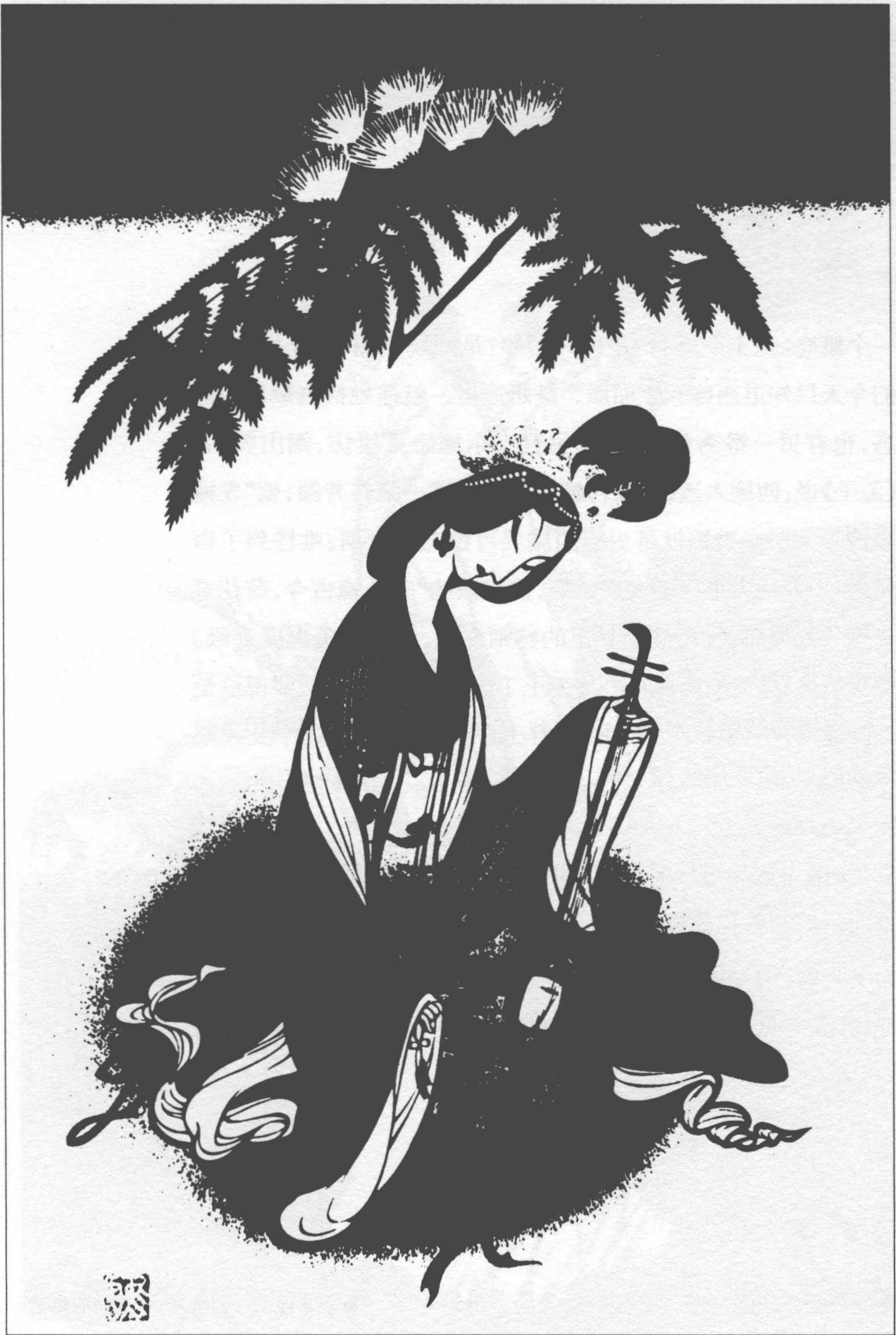
西施到了吴王宫里大搞间谍活动，成为灭吴第一功臣之类的说法，我以为是杜撰的。说西施改变了吴国的历史走向，就更故弄玄虚了。历史似乎设计了这样一种可能，勾践使美人计，西施充当色情间谍，夫差中计亡吴，书这么写，戏这么演，历史也就这么糊里糊涂定型，让西施与夫差这个爱情悲剧永远地成悲剧。难怪贾谊要说：“夫以西施而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

用美人计达到灭敌国的目的，这一招在春秋时频频应验。西施是否够上“女间谍”标准，《孙子兵法》说“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当间谍要“上智”，中智便不行，连宫廷礼节都不懂的“鬻薪之女”，绝难成为“上智”的间谍，故西施献吴只能是勾践整个灭吴连环计中的一环。

日后看来,勾践、范蠡最初拟用美人计要将西施献给夫差,要让夫差朝歌夜舞,饮酒作乐,沉溺于女色。目的自然很明显,是让他荒芜朝政,对越失去警惕而丧国灭身。如此毒计当然不会让这个弱女子知晓,他们可编织无数个美丽的谎言让西施坚定赴吴的信念。譬如:你聪慧、善良,能歌善舞,我们准备送你去吴国享洪福,你要好生服侍吴王,他若深深地喜爱你,我们这些作臣子的也算有福了。吴王对你好了,也就对越民好了,为让吴越两国世代友好下去,全看你的了。

越地的造船技术到了汉代才有突进,然勾践还是动用了最棒的船只,组成船队,满载布匹、粮食、玉帛、加上西施,浩浩荡荡向吴王朝贡去了。护送西施的特别使者和仪仗队伍,大概都蒙在鼓里,以为这是讨好吴国的“和亲”之举,是一桩稀有的婚事,有谁能猜透勾践和范蠡的阴毒之举或隐秘玄思。

西施入吴宫,夫差的确为其美色倾倒。但西施到底有多美,只用了一个“沉鱼落雁,闭花羞月”这模糊的生动文字给了后人



一个概念。是丰肌秀骨？是纤纤娉婷？是妖娆艳丽？史无描述。我们今天只知道西施天生丽质，姝妍冠世，就连她抚胸颦眉的病态，也有另一番秀色，以致邻里丑女东施恣意模仿，闹出笑话。《孟子》说：西施入选越都后，越中士民为了一睹其芳颜，须“先输金钱一文”，这恐怕就是史传西施美可惊鸟的依据。难怪到了唐朝之时，大诗人李白要大发感慨，盛赞西施“秀色掩古今，荷花羞玉颜”。入吴后，她得到了吴王的特别宠爱，西施的美再度升级。越女重情，纯情的西施真心地爱上了夫差这位伟丈夫，要说这是弄假成真，不如说是天赐良缘。君王专爱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一定名振天下。

相传当年西施、郑旦被选入越都时，勾践“恐女朴鄙”不谙礼乐、歌舞，便特地在城东的一座小山上建一土城，城中建一富贵的美人宫，请专人“饰以罗縠，教以容步”且常带她们出宫“临于都巷”以广见识。经过三年训练的西施，更明艳夺人，宛如天仙。





吴王夫差见此娇艳绝仙的美女，大喜过望，以为“越贡二女，乃勾践之尽忠于吴之证”当即封了越国土地。

夫差作为亡国之君，必定要承担恶名：荒淫无耻，奢侈无度，听信奸佞，残害忠臣。然正史所载，夫差实在算不上轻薄无行的采花高手，属于正人君子一路。父亲阖闾伐越被勾践所杀，夫差发誓为父报仇，三年而打败越国，尽了父孝。灭越后，越国遇灾荒，他拨粮救济，可谓仁。可见夫差的人情味还是很浓的，不需隔着时代叹息，遇上西施这样的慧丽、温柔、纯情、淳朴又懂得宫廷礼仪的美女，自然要堕入情网。夫差恃择虞山北麓，以石梵城为游乐所，筑姑苏台，让她舒心，“占得姑苏台上春”，又在灵岩山围宫消夏。西施居住的太湖畔的砚山上的馆娃宫，“又作大池，池中造青龙舟、陈伎乐，日与西施为女嬉”。“贯细珠以为帘幌，朝下以蔽景，夕卷以待月”，宫之长廊回环曲折，雕栏画栋，以珍铺地，听来令人神往。

苏州园林大概就是从夫差开始的，豆蔻年华的西施在吴地



得到如此溺爱，自然要付出自己所有的乖巧，全力施展爱的魅力，尽情享受长夜春宵之乐。两人厮守的十余年里，夫差将所有嫔妃冷落一边。这个爱情经典被后来的唐玄宗重新演绎了一遍。唐玄宗也算个明君，对美女杨玉环动了真情，导演了祸国悲剧，唐玄宗也成为荒淫无耻的帝王，只有大诗人白居易看出其中那部分可歌可泣的真情，写出举世名篇《长恨歌》，只可惜吴国早到了一点，夫差和西施时代尚无白居易这等的大诗人，让后人无从品味这野蛮时代的情爱经典。

西施一生面对两个人物，范蠡和夫差，范蠡去乡间访美，发现了溪涧浣纱的西施，一见钟情，带回越宫，学礼仪三年，两人相爱更坚定，只可惜此乃骗局，范蠡最终将西施送入吴宫，女人就这么苦命。她觉得范蠡靠不住，连自己心爱之人都献出去，还谈什么情分。古之中国女性视人生如同浮萍，一个处于边缘与底层的弱女子，只能是命中随缘，故一见到吴王，她是很投入的，民间尽是嫁鸡随鸡的想法，加上吴王是北人性格，发兵越

地,发现其山水之美如镜中之画,养人的佳境,故对越国百姓相爱有加,勾践献来西施,当然要安排时间品尝这倾国倾城的江南美女,然他生发的不仅仅是欢心,而是倾心,是真正钟情,十几年不变。

对敌方的所献之美,夫差是应该怀有高度戒心的,对于这件“礼物”吴王无需作过分的品味,因为吴国也是属于美女如水之乡,吴王惟不缺美女,故逢场作欢很难化作他心底的一痕微笑,西施也难有立锥之地。局外人看来都很难进得夫差和西施的内心世界,西施纯然是无心计而有真情,惟有至诚而无二心,这才顺理成章地以一个美丽少女的温柔化解了夫差心底的敌意,以温柔掳其魂魄,“吴宫花草埋幽径”。“美人计”里的美女,只能选幼稚天真者承当,钓钩上的香饵,何曾知晓自身肩负的深远使命,悲剧的伏笔从此埋下。夫差应是第一位透过肉感审视女人风姿神韵的君主。两人在苏州构筑的温柔之乡,让吴地率先步入了文明社会,今天的苏州人实实在在地尝到了这点。从人性上说,

越女西施

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六日畫於北京金嶺壩



夫差帮了勾践的忙。他们的悲剧是美的毁灭，是帝王政治压抑人性的悲剧。

勾践的成功，顺应了清唐甄的话：“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勾践入吴为奴，连屎也愿吃，当了越王，上下离心，众叛亲离。最早看清勾践嘴脸的是范蠡，他告诫文种，赶快离开越王，说勾践“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勾践曾问文种以国家事，文种的计谋中第四就是“遣美女以惑其心而乱其谋”，勾践灭吴成功，便要杀功臣文种，找了个简直泯灭人性的理由，他赐剑给文种说：“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文种只得自杀。

事实上，西施与吴亡并无关系，吴国并非一开始就积贫积弱，君主昏庸。吴国的元气一直是旺盛的，国力如日中天，吴王阖闾曾以白金求作金钩，这种青铜兵器，状如新月的弯头刀，双刃齐头，能刺能钩，被视为英俊威严的象征，“男儿何不带吴钩，收

取关山五十州”。除求金钩之外，还铸名剑，鱼肠剑、专诸剑、干将、莫邪剑等都为国之象征。那个阵势，离衰亡的地平线远着呢。夫差的失败，在于他的决策失误，不该野心争霸，国力、民力消耗殆尽，为伐齐而将精兵统统调出吴国，“吴士民罢弊，精锐尽死于齐。”结果勾践乘虚而入，夫差兵败自尽。冷兵器时代作战就是这么简单。

中国的封建社会，人性的毁灭是为真正的悲剧，帝王政治拒绝人性。汉武帝第一个看到了这一点，他后宫嫔妃无数，但决不当人看待。他的宠妃钩弋夫人为他生了孩子，汉武帝很喜欢，欲立为太子，就把钩弋夫人杀了。理由是：“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女主骄蹇、自恣，莫能禁也，故先去之也！”如此绝情，方能做雄才大略之帝。真是一个颠倒的世界。

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云：“越王用范蠡计献之吴王，其后灭吴，蠡复取西施，乘扁舟游五湖而不返。”这个大团圆的结局，大概也是古代文人的一个良好愿望，民间传说也好，文人杜撰也

好，都期望美女形象完整，怜美惜美之心人皆有之，善良的人们都愿意相信西施是跟上将军范蠡隐姓埋名，去了世人不知之处悄然安享清福去了。这一叙述的真实性且不去说它，但这一涉及人性的命题在后汉是开了先河的。然与西施的真正归宿相去甚远。

越军杀入吴地，吴宫血流成河，天空硝烟未散，面对这个头号“女俘”，勾践当然要过问的。范蠡大概是插不上手的，即使他挺身而出，说是她对灭吴国有特殊功勋的，多疑多忌的勾践能接受吗？撇开勾践这一关，范蠡和西施早年在苎萝山下私相爱慕，默定终身，许身夫差十多年后，再回到原来的爱情座位，可能吗？不知范将军有无这等雅量，即便成为可能，西施这个美女形象岂不太间谍，太特务了吗！

夫差自杀以后，勾践问西施何去何从，西施欲遁太湖隐居，勾践自然不会给个好去处，“兔死狗烹”嘛。让你入太湖吧。越国对于西施这个当年献出的艳丽“重礼”，今朝抓获的

越



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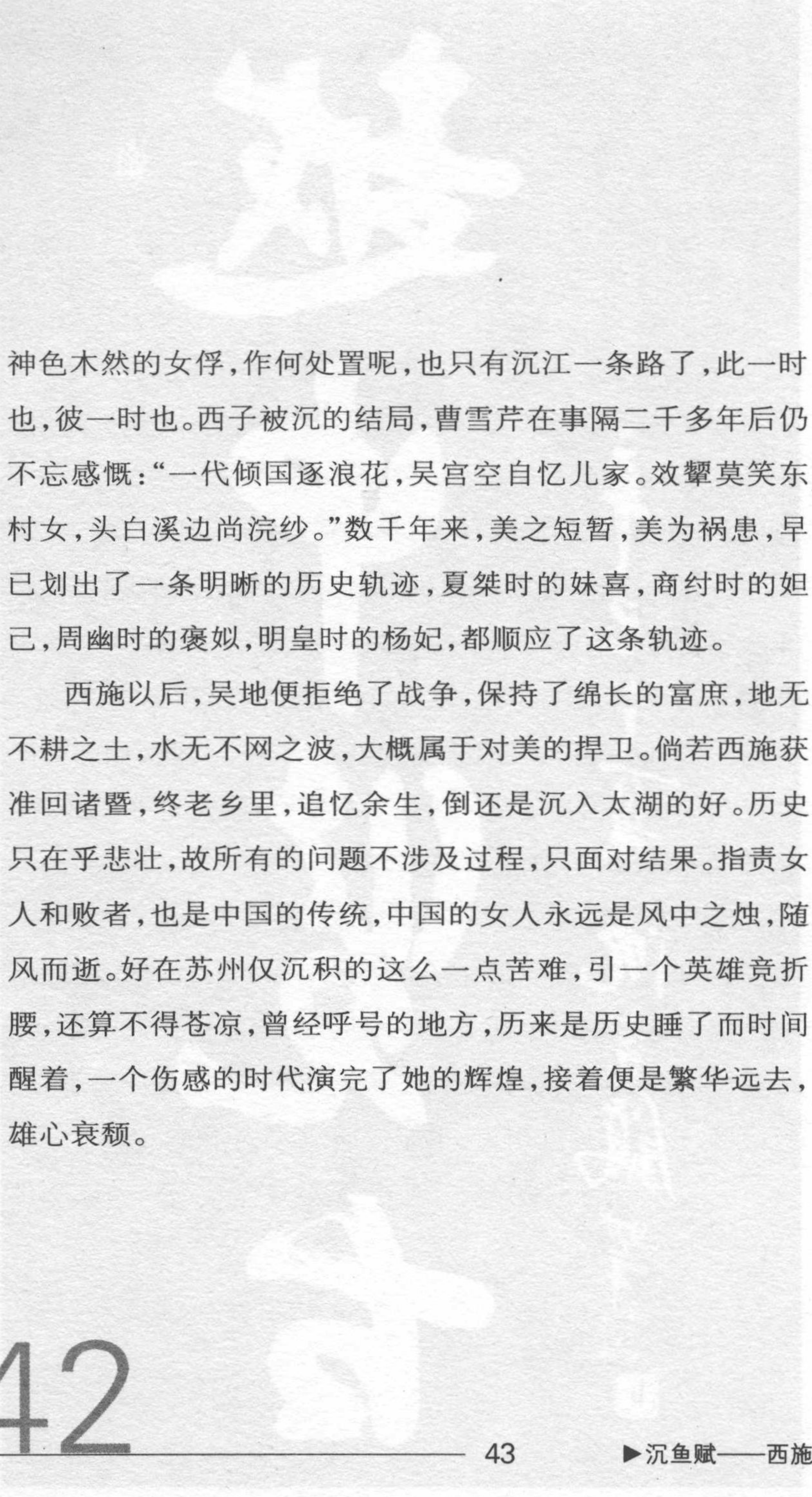
收

古

辛巳之夏 沈宗錫

沈宗錫





神色木然的女俘，作何处置呢，也只有沉江一条路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西子被沉的结局，曹雪芹在事隔二千多年后仍不忘感慨：“一代倾国逐浪花，吴宫空自忆儿家。效颦莫笑东村女，头白溪边尚浣纱。”数千年来，美之短暂，美为祸患，早已划出了一条明晰的历史轨迹，夏桀时的妹喜，商纣时的妲己，周幽时的褒姒，明皇时的杨妃，都顺应了这条轨迹。

西施以后，吴地便拒绝了战争，保持了绵长的富庶，地无不耕之土，水无不网之波，大概属于对美的捍卫。倘若西施获准回诸暨，终老乡里，追忆余生，倒还是沉入太湖的好。历史只在乎悲壮，故所有的问题不涉及过程，只面对结果。指责女人和败者，也是中国的传统，中国的女人永远是风中之烛，随风而逝。好在苏州仅沉积的这么一点苦难，引一个英雄竟折腰，还算不得苍凉，曾经呼号的地方，历来是历史睡了而时间醒着，一个伤感的时代演完了她的辉煌，接着便是繁华远去，雄心衰颓。



吴、越本是一家，两国的首领按余秋雨的说法“都是外来的冒险家”。于是开始了一场分不清是非的混乱，于是苏州成了亡国之君之地。事实上，吴国之亡在于夫差经营霸业、穷兵黩武，且忠言逆耳，骄奢淫逸，耗尽民力所致。那么绍兴呢，依明末王思任所言：会稽乃报仇雪恨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对于会稽倒是很有光彩。越王勾践作为人质在吴国过了三年卑贱屈辱的生活，甚至以尝夫差的粪便来博取其欢心，回越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报仇雪恨。贾平凹先生由此引申为绍兴的民居里白墙黑瓦体现一种远古的复仇精神，看来胜者为王精神深深根植于中国的传统里。

我以为用美人计总不见得光彩，会稽人灭吴，虽说越只青山，吴只芳草，然黑锅让绍兴永远地背上了，于是南宋和南明的灭亡都与绍兴牵扯上了。于是今天的苏州和绍兴都没有了苍凉遒劲、壮士低吟的气息，更无从感受那份霸气，那份王气。那段曾经辉煌的历史，了无云烟，实在不值得记起。

事过千载，霸业已空，吴越恩怨，苍茫无踪。西施姑娘却是在天为长虹，入水成皎月，留在大地的，已化作“淡妆浓抹总相宜”的一泓清波，这便宜倒是让杭州人永远地捡到了。